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七十一回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酒飯鋪眾好漢捉賊

且說蔣爺進去，見大眾一個圓桌面，要了許多酒菜，有喝的有不喝的，蔣爺這一進來，又添了些個酒菜。忽聽扶梯一響，噫噫噫上來一人，看了看又下去了。艾虎說：「這個叫飛毛腿高解，是個賊。」徐良說：「別嚷！白菊花到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怎麼見得是白菊花到了哪？」徐良說：「這是白菊花的前站，還有個病判官周瑞，他們三個人總在一處。」正說之間，又聽扶梯一響，頭一個就是白菊花，武生相公打扮，第二個是高解，第三個是周瑞，三個人仍是一路而行。依著白菊花絕不上南陽府來，是叫飛毛腿高解、病判官周瑞兩個人苦苦相勸，晏飛想了想，才點頭隨著他們走的。白菊花另有個主意，他是想找他那個相好的婦人去，那婦人也離團城子不遠。他意欲讓他們上團城子，自己單找那婦人去，見著時節，就帶著她上姚家寨。可巧到了五里新街，天氣尚早，假說在此處吃酒，盼到天黑，自己好脫身。來到美珍樓，又恐怕山西雁在這裡。飛毛腿說：「待我進去看看。他要在這裡，我跑的快，就先下來送信，若不在這裡，咱們進去吃酒。」故此，飛毛腿先上來。到了上面一瞧，並沒有多少飯座，可見著東雅座裡有些個人，隔著那斑竹簾子實在是看不出是誰。他想焉有那麼湊巧的事情，老西絕不能在這裡。一回身下樓出來，告訴白菊花樓上無人。晏飛同周瑞進了酒鋪，復奔樓梯，到了上面，白菊花總是賊人膽虛，盡往東間屋中看了又看，就是看不真切，皆因有那竹簾子擋著，總疑惑山西雁在屋中吃酒哪。復又扒著南邊隔扇，往下一看，一院子盡是醬缸，一口挨著一口，還有兩個人在那裡曬醬。他就靠著那南面隔扇坐下，正對著樓口，倘若徐良從下面上來，他好一翻身就從那隔扇往醬園裡逃跑。高解、周瑞在旁邊，三人坐下，走堂的過來問：「三位要什麼酒菜？」周瑞說：「要一桌上等酒席，三瓶陳紹。」不多一時擺列停當。高解斟酒，三個人輪杯換盞，雖吃著酒，晏飛不往東屋瞧看。正在疑惑之間，忽聽樓梯又響，噫噫噫又上來一人。見那人一身素服，生的五官清秀，面如少女一般，到了樓上，也往東裡間屋內瞧了一瞧，看了看白菊花，自己奔到西雅座去，叫過實要了半桌酒席，自己一人在屋中飲酒。你道東屋裡人怎麼不出來捉拿三個賊寇？見三人上來，徐良低聲告訴，哪個是白菊花，哪個是周瑞，哪個是高解。眾人就掖衣襟擦袖子。智爺說：「別忙，待著他們定住了神的時候，我們大家往外一躡，一個也走脫不了。」故此全沒出來。後又上樓這個人是白芸生大爺。他奉旨回家料理喪儀，眾事已畢，奉孀母、母親之命，早上京任差，帶著手下從人，乘跨坐騎，離了自己門首，直奔京都而來。正走在這五里新街，大爺覺得腹中饑餓，又看這座酒樓簇新的門面，下了坐騎，進了飯鋪，叫從人在樓底下要酒飯，自己上樓。他也沒看見裡間屋中是誰，倒瞧了白菊花幾眼，見周瑞、高解的相貌定不是好人，自己奔西屋裡去了，要來酒菜。喝了沒有三兩杯酒，就聽東屋裡一聲叫喊，如同打了一個巨雷相似。芸生一聽，好似三弟的聲音，往簾內一看，由東屋裡躡出許多人來，頭一個就是徐良。只聽他說：「三個人才來呀！老西死約會，不見不散。」一低頭就是緊背低頭花裝弩，「嘯嘯」一聲打在白菊花頭巾之上。也是晏飛的眼快，如若不然，這三枝暗器，就不好躲閃。白菊花一聽是老西說話，就站起身來用腳一勾椅子，那張椅子往西一倒，就有他退身之地了。雙手一扶桌子。見徐良衝他一低頭，他也是一低頭，緊跟著右手一枝袖箭，白菊花往左邊一躲，就釘在隔扇之上了。徐良左手一枝袖箭出去，白菊花往右邊一躲，嚓的一聲，在耳朵上微點了一點。邢如龍瞪著一雙眼睛罵道：「白菊花狠心球囊的，我是替師傅一家報仇。」說著，掄刀就刺。邢如虎也是破口大罵，剩了一隻右手，也是提刀就砍。晏飛瞧著兩口刀到，就把桌子衝著二人一推，嘩喇一聲，俱都合在刑家弟兄身上，兩口刀全都砍在桌子上，把邢如虎撞了一個筋斗。白菊花回身要跑，早被智化把他攔住，迎面就是一刀，白菊花拉劍要削智化這口刀，展爺那裡早就發了一枝暗器，晏飛總是躲袖箭要緊，一扭身軀，那枝袖箭打出樓外去了。晏飛躡上西邊那張桌子，艾虎先就上了板凳，對著淫賊就是一刀。白菊花用寶劍往上一迎，打算要削艾虎這口刀，活該自己倒運，就聽嗚啞啞的一聲響亮，眼前火星亂迸，皆因是二寶一碰，故此才火星崩現，把艾虎也嚇了一跳，白菊花也吃驚非小。艾虎低頭一看自己的刀，連一絲也沒動。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，又磕了一個口兒。這時從西來了一宗物件，叭的一聲正打在他的腮頰骨上。卻是白芸生見大家動手也從裡間屋中出來，先就衝著白菊花打來一塊飛蝗石子。展爺趕過去就是一劍，晏飛往旁邊一閃，剛剛躲過，山西雁就是一刀，晏飛直不敢還手，也是一閃，緊跟著艾虎又是一刀。晏飛看這勢頭不好，料著今天在這樓上要走不了。躲過了艾虎七寶利刃，白芸生的刀到，將要拿寶劍削玉面小專諸的那口刀，徐良在旁提醒說：「大哥小心，他那是寶劍，見兵器就削。」芸生一聽，把刀往回一抽，嗚啞一聲，把刀尖削落，也把白芸生嚇了一跳。晏飛打算要走，大眾把他圍裹上來。

這個過實沒見過這個事情，只嚇得東西南北都認不出來了，口中亂嚷說：「可了不得了，樓上反了，刀槍的亂砍。」也找不著樓門在哪裡了，好容易找到樓口，一步就跨出去，咕嚕咕嚕，就滾下樓去，摔了個頭破血出，也顧不得疼痛，到了底下爬起來就跑，口中直嚷：「反了哇反了！」底下的酒飯座也並不知樓上是甚麼事情，只聽見嗚啞啞刀劍亂響，也有趁亂不給錢的，有嚇跑了的。下面之人，一擁而散。上邊的人，身法玲瓏的全上了桌子，聖手秀士馮淵不敢過去與白菊花交手，他怕那口寶劍，會同蔣四爺圍住飛毛腿高解三個人交手。邢如龍、邢如虎圍著病判官周瑞三個人交手。艾虎正與晏飛動手，飛毛腿高解瞧出一個便宜來了，對著艾虎後脊背，颯的就是一刀。艾虎一回手，嗚啞啞把高解這口刀削為兩段，高解一縱身，就從蔣平腦袋上，躡出隔扇之外去了。徐良嚷：「飛毛腿跑啦！」蔣爺說：「交給我了。」就尾於背後，跟將下來。飛毛腿飄身下樓，腳踏實地，蔣爺也就躡下來。這二人一躡下樓來不大要緊，把兩個曬醬的嚇的幾乎沒掉下醬缸裡。徐良見飛毛腿一跑，回手掏出一枝鏢來，要打白菊花，見圍繞的人太多，從這個桌子上躡在那個桌子上，來回亂竄，又怕打著別人。一想也罷，看病判官那裡清靜，對著周瑞颯的就是一鏢，只聽見嘯嘯一聲響亮，嗚啞啞撒手丟刀。要問周瑞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